



Tel:010-64098325

本刊编辑 / 徐虹 蒋肖斌

2015年5月15日 星期五

E-mail:wenhua.yuedu@163.com

小剧场靠“文艺范儿”能否赢得未来

实习生 叶雨婷

今年5月,北京新成立的小剧场——鼓楼西剧场迎来了它的周岁生日。如今,仅北京就有10多家小剧场。这些小剧场一方面探索着中国先锋戏剧之路,另一方面也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摸索着自己的生存之道。

小剧场起源于19世纪末的欧洲,是西方戏剧反商业化、积极实验和探索的产物。1982年,导演林兆华第一次将小剧场话剧《绝对信号》搬上了首都的戏剧舞台,这被人称作是中国小剧场话剧的开端。在随后的几年中,小剧场在全国各地悄然渗透。

繁星戏剧村有自己的签约艺术家

目前,小剧场以其灵活的运营模式和风格各异的戏剧表演形式,为广大文艺青年提供了多样化的文化活动。日前,北京著名的小剧场——繁星戏剧村副总经理林礼斌在接受采访时对笔者说,繁星戏剧村不只是一个小剧场,还是一个“以剧场为核心的艺术空间”。

与其他小剧场以出租场地为主的经营模式不同,繁星戏剧村不仅有5个剧场,还有自己的美术馆、书吧乃至戏剧主题餐厅。“我们想为都市文艺青年提供一个休闲体验园区,让他们有一个去处,你不需要来看戏,你可以来这里的院子里聊天,看看画展,来书吧里看书,甚至看看演员们排练。”繁星戏剧村有自己的戏剧团队和签约



繁星戏剧村

艺术家。林礼斌介绍道:“繁星是一个创作平台,其次才是一个演出平台。我们坚持做原创,采用独立制作人联合导演工作室的戏剧创作模式。繁星很少做租赁,这跟其他很多的小剧场不同。”通过源源不断的原创内容输出,繁星才能够保持每天不间断的高演出频率。

此外,鼓楼西剧场是中国小剧场的新锐代表,它从开始运营到现在仅有一年的时间。继备受关注的《丽南山的美人》之后,5月15日到5月24日,鼓楼西剧场将迎来周年演出季的第二部经典剧目——曾荣获普利策戏剧奖的《那年我学开车》。

剧场创始人李羊朵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我们是剧场与制作并行的,虽然我们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固定演出班底,但我们会参与制作。我们的自制剧决定了我们独

特的戏剧风格。对于出租场地,我们也会对演出的风格和内容进行严格的把关。”

鼓楼西剧场不仅有自己的演出场地,还有自己的咖啡厅和书吧,有时这里会举办一些剧本朗读会。“作为一个剧场,应该有一个完善的休闲场所。如果一个剧场只有剧场本身,那么它提供给观众的服务就太有限了。”李羊朵说。

小剧场的观众 是些什么人

小剧场通常都将自己的受众定位在文艺青年。林礼斌介绍,繁星的定位就是18到45岁,“有点情调”、有一定文化消费理念的青年群体。“我们希望这个群体越来越大,但我们并不希望为了扩大受众范围而把内容做俗。我相信这个群体会越来越大,因为人们的整体文化素质是不断在走上的。”

小剧场也需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宣传演出信息,吸引观众。繁星戏剧村的宣传方式就是实体加网络。林礼斌指出:“我们也会通过一些线上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活动信息。但我认为,推广艺术最核心的方式就是让大家来体验,文化的东西就是一种体验。”

与繁星戏剧村的受众相比,鼓楼西剧

场的观众则更年轻一些。李羊朵表示,鼓楼西剧场的观众以90后为主。“我们的调查显示,90后的观众占70%以上。作为一个新成立的剧场,我们依靠内容来打开市场。”

戏剧爱好者付娇对笔者说,她虽然工作时常加班,但至少会保证一个月一次的看剧频率。“我想,一般这种小众剧场还是非常有发展空间和生命力的,大学生、文艺青年、白领……只要喜爱戏剧的,有点钱有点闲的都会去看。”

上网搜索票务信息几乎成为戏剧爱好者们订票、订票的唯一渠道。付娇表示,大学时周围的同学也有喜爱戏剧的,他们有时会分享信息,相约看戏。在大学里,同学们可以通过社团、宣传单、海报等各种方式得到演出信息。如今,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她一般会从豆瓣等网站寻找自己想看的戏,再从网上订票。对于已经上了年纪的观众,亲友推荐则成为了解演出信息的主要渠道。

小剧场的未来

小剧场也曾被人们称作“先锋剧场”,在国外,半数以上的剧场都是小剧场,而在中国,这个比例要小很多。

林礼斌说:“小剧场承担的重要责任是对戏剧进行创作和实验。中国小剧场有自己的尴尬,国内的原创戏剧太少,而且在历史上剧场都以国营的为主,这样的体制背景造成了人们不重视内容创作。加上如今人们还没有培养起来对于文化活动的消费习惯,大家宁愿花钱吃顿饭,也不愿意花钱

买票看戏。”

林礼斌表示,繁星一直在走“亲民小剧场”的路线,“这也就是做到:交通便利,我们挨着地铁口;有文艺氛围,我们提供了多元的文艺空间;内容定位,我们坚持原创,传播正能量;金钱和时间成本低,我们票价不高,并且每晚(除周一公休)都有演出。”他说,“繁星戏剧村既不能离观众太远,也不能俗了。”

然而,鼓楼西剧场却不走“先锋戏剧”的传统小剧场道路。李羊朵介绍,鼓楼西剧场的定位是“中西方当代经典戏剧”,“这一方面跟其他剧场的内容是有所区别的,我们不是做先锋戏剧的,我们的定位是经典戏剧,呈现的方式也是比较传统的。”

李羊朵指出:“我认为小剧场未来的发展是跟整个演艺行业相关的,总体来看这个市场空间是慢慢打开并且越来越大的。现在的市场更像是十几年前的电影市场,大家开始关注这里了。”

对此,将到小剧场看话剧作为一个长期爱好的剧迷们似乎并不看重自己常去的剧场有多么受欢迎,甚至不认为小剧场们是这宏大的“文化产业”的一部分。

付娇说:“对于话剧是否要更广泛地传播,应该传播到什么程度,是否应该‘大众化’,我的心情是矛盾的。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分享这种除了看电影院的黑暗之外,还能跟演员在一个空间呼吸相同的空气的经验;但又似乎有些希望话剧一直保有自己那一点清高倔强的态度。”

青春书廊

主持人 陈馨瑶

《悲伤与理智》



在这部题材丰富、视界开阔的散文集中,约瑟夫·布罗茨基开篇使用深沉内省的目光审视了自己在苏俄的早年经历以及随后去往美国的流亡生涯。接着,作者用惊人的博学探讨了诗歌的张弛变幻、历史的本质、流亡诗人的双重困境

等一系列颇具广度与深度的话题,思维的触手延揽古今,上及古罗马贤帝马可·奥勒留,下至现代诗人托马斯·哈代与罗伯特·弗罗斯特,将对存在本质的哲学探讨与对诗歌美学的炽烈情感熔合锻造为继《小于一》之后的又一部世所罕见的奇作。

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1996)是一位跨越了英语与俄语世界的文学奇才。诚如他在一次采访中所给出的自我认知:“我是一名犹太人;一名俄语诗人;一名英语散文家。”

《梦中的欢快葬礼和十二个异乡故事》



因为和人生中最好的那些朋友欢聚一堂,我开心得忘了那是自己的葬礼。七十六岁的老处女在梦中窥见自己将死的预兆,开始无比耐心地准备身后事,甚至教会了一只狗、狗主、跛脚到她的墓前哭泣……德国家庭女教师简直是

个怪样。我们从爸爸的古董摊子上弄来些残存的希腊毒酒,掺在那女人偷喝的酒里。第二天她看上去一点事儿没有,但第三天她真的死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性审判书》



本书以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性审判案件为引导,向读者展现了整个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最为真实的一面,同时亦清晰地呈现了西方法律的发展轨迹。那些看似难以理解的审判结果,实则为当时的政治、文化乃至人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连,反映着西方各个国家在各个不同时期中的真实社会形态和人民

生活现状,甚至对当今牵涉到性案件的审判,都起着极为关键的影响和借鉴作用。

埃里克·伯科威茨(Eric Berkowitz),毕业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新闻专业,后供职于美联社,并在《洛杉矶时报》《洛杉矶周刊》上发表过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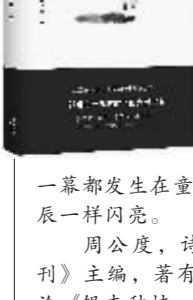
《缓慢的归乡》



故乡是一个什么地方?我们想念故乡,却宁愿漂泊在他乡。我们离乡,然后寻找故乡。故乡不会还在老地方,也许在从来没有到达的方向。这是一本回到故乡的地图,带你归乡,尽管这条路对你来说再熟悉不过。

彼得·汉德克,奥地利著名先锋剧作家,小说家。他创作的《卡斯帕》,在现代戏剧史上地位堪与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相提并论,被誉为创造“说话剧”与反语言规则的大师。

《从八岁来》



他给老师写情书;与笔友研究说谎的技巧;为了加入伙伴们的集体,放弃自己最好的捉迷藏的地方;他深悉捕夜萤火虫的秘密;喜欢偷窥和探险;对暗恋的小女孩言听计从,不惜牺牲的脚……每一幕都发生在童年的夏天,像夜晚的星辰一样闪亮。

周国亮,诗人、作家,《佛学月刊》主编,著有诗集《夏日杂志》、诗论《银杏种植——中国新诗二十四论》、随笔集《机器猫史话》、儿童诗集《梦之国》、戏剧《忆少女》等。

梁晓声:有多少青春可以被手机消磨

本报记者 王烨捷

作家梁晓声最近在自己的新书发布会上,忍不住给前来采访的一群年轻记者上了一课:“这个问题你应该问得更加准确一些,你可以这样问……”在他的质疑下,几名青年记者中途就离开了他的新书发布会现场。

从来不使用智能手机的他,将自己的新书《国人辩论的表情》卖到了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客户端“和阅读”上,原价38元的纸质书本,电子版仅售5.7元。“我从没想过,我写的一本如此严肃的书,竟也能在手机上阅读。”尽管表态不欣赏“用手机看书的人”且很讨厌“手机控”,但这个老牌作家还是允许把自己的书弄成电子版售卖。

他承认“没力量”拉回学生

一部美国电影里教师的遭遇,让梁晓声感同身受。在一座美国小城镇,城市学生的素质越来越差,为了拉回这些学生,老师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在影片最后,那名带头教师不得不承认,他恐怕没力量再拉回那些学生了。

“我也是这种感受,特别想拉回学生们,却感到没力量。”梁晓声的新书,似是作为当代青年而写,他给新书的代序取名《中国——娱乐至死的代价》。他这样写道:“我们的经常被亚文化、次文化、劣文化所裹挟的孩子们,以我的眼看来——他们特可怜”。

尽管以他多年的教书经历来看,他的这本书可能是“一厢情愿的、尴尬的、费力不讨好的”,但他仍想在中国文化当前所面临的大窘境中,做那么一件自认为是对的事儿。“总得有人来做——趁我们的下一代还没全都变成吃货加顽主;趁我们的孩子们还没变成无耻不愤的天使候愤青”。

他早在2002年时主动加盟北京语言大学,当起了教师。一次,他在课堂上放映一部反映时代特征、人民生活的老电影,有一个学生当场跳出来,“老师,我不喜欢这类题材的片子。”他愤怒极了,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他告诉这个学生,“我有责任和义务放那些与你学历相匹配的影片给你看。正因为你不喜欢、没看过,所以我才给你看,你应该从中好好汲取养分。”

梁晓声记录平民生活,为他们代言,被称作“人生的指导者”。但在80后、90后们面前,这个“人生导师”却只能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声嘶力竭地呼喊“我这是为你好”,却听者寥寥。在他的新书电子书首发式上,前来“捧场”的大多是中年读者,年轻人不算多,场面实在称不上“声势浩大”。

探访民营书店

本报记者 桂杰

2015年,对于杭州著名的民营书店晓风书屋来讲,是梦想绽放的一年。日前,晓风书屋的第12家分店位于西湖区北山路“新新店”正式开张,晓风书屋老板娘朱钰芳请来弘一法师的孙女题写了“书楼间”挂在晓风书屋新店里。“顾客沿着书屋走18步就掉进西湖里。西湖的那边,就是孤山放鹤亭。”晓风书屋董事长姜爱军告诉记者,“五一放假几天,游客挤得书店里转身的空间都没有。夜晚,夜风拂面,书店透出的灯光照亮西湖的夜色。”

这家书店店面很小,只有40平方米,占用的房屋是新饭店的辅楼,靠近西湖断桥边。姜爱军告诉记者,新新店是家老字号,早在民国就开张,当年这家饭店有一个藏书楼,名字就叫书楼间。朱钰芳想把民国时期的杭州文化,重新挖掘出来,融入书店。

晓风书屋是杭州知名的民营书店连锁

“手机控”。但台下,坐在后排的几个小年轻还是忍不住摆弄起了各自的手机。

80后90后能不能写出不同于郭敬明的作品来

至今,梁晓声还是不能习惯当下的“全民互联网,全民手机”环境。他固执地使用最老款的手机,不使用手机上网,也从不爱学习怎么更好地使用计算机。

早些年,他还把好不容易说服自己开设的博客关闭了。“就像是我家的一个客厅,以前只有我的朋友可以进来,现在变成谁都能来,有些人在这里吐痰、骂人、拉大便,我却只能看着他们这样做。”因为受不了那些卖广告的评价者的骚扰,梁晓声果断断绝了这条除书本以外唯一一条与网友、读者联络的渠道。

最近,他甚至连电视都不怎么爱看了。“一打开电视,全是哄观众笑的节目。我个人认为,中国不缺少笑声”。

他曾拜访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想

写一个人的故事,从1968年出生到现在的成长,想把他的故事拍成一部影片。”他到影视所招了一批80后90后的学生做辅助工作,并期待这些学生能写出深刻的、有影响力的文字来,“我要看看,现在的80后90后能不能写出不同于郭敬明《小时代》那样的作品来。”

他把年轻人叫到一起,“培训”他们。他告诉年轻人,过去的农村什么样、山区什么样,他们大多能理解。但在想到“贫穷”时,年轻的剧作家们显然缺乏想象力,他们不知道穷人家的房子是什么样的,穷困的村子什么样,穷人穿什么样的衣服,穷人家的家具有哪些。

实际上,中国经济远远没达到消除贫困的阶段。近年来,也有不少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反映过这些人的生活,但年轻人却很少或者不喜欢关注这些“非畅销”文化产品。

“你多看些这种纪实书籍,多看些以前的片子,你就会写了。可你却像身边的大多数人一样,选择从众。”他提醒当代的青

幸福50%靠基因,10%靠环境,40%靠自己

——访《幸福有方法》作者索尼娅



本报记者 蒋肖斌

“我们50%的幸福是天生的,由基因决定;10%的幸福由生活环境决定;剩下40%的幸福则由我们的思维和行为决定,而幸福的秘密就在于这40%!”在近日举办的“天下女人国际论坛”上,美国加州大学心理学系教授索尼娅·柳博米尔斯基带着她的研究成果《幸福有方法》来到中国,在论坛结束后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

作为世界顶级的积极心理学专家,研究心理学和幸福力的权威,索尼娅发现周围大部分的“幸福梦想”有两个惊人的相似

之处:一是打算享受幸福的时间都是在退休或者财务自由以后;二是幸福的内容,除了环球旅行就是开个咖啡馆或是茶馆。“因此,他们在描述所谓幸福的时候,都带着一脸白日梦的表情,眯着眼睛说:‘等我有了钱……等我有了时间……’”

所以,索尼娅在书中指出,“当……的时候,我该多么幸福”是一个“幸福陷阱”。“环境的改变对幸福感差异的影响只有10%——即便你有了巴非特的财富、安吉丽娜的容貌,幸福感也只能提升10%。而且一旦拥有后,还能产生更多的欲望。”

不过,索尼娅似乎也带了一个不尽如人意的消息,她认为幸福感有50%是由基因决定的。“有的人天性乐观,什么都能一笑置之;有的人则因为一丁点儿事就会焦虑抑郁。这目前我们无法改变。”索尼娅说,“但是你也别绝望,天生容易发胖的人未必一定会成为胖子,还有剩下40%的幸福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比起发生了什么,如何看待和应对生活中的各种经历会更加重要。”

索尼娅在书中详细介绍了12种能提升幸福感的“幸福行动”,每一种方法都经过科学研究的检验,具有可复制性和可操作性。这12个行动分别为:表达感恩之情、培

养乐观的心态、避免思虑过度、多行善事、维护人际关系等。此外,索尼娅还提供“幸福体检”,让每一位读者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行动。

如果当下已经拥有了幸福,又该如何保持呢?索尼娅也在书中提出了5个方法:保持积极的心态,把握时机并寻求多样化,争取社会支持,动力、努力、毅力,养成好习惯。

美国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特米哈赖说:“与多数同类书的作者相比,索尼娅·柳博米尔斯基至少有三点不同。首先,她是一位学者,从事有关幸福的开创性研究;其次,她的文笔如散文诗般优美;第三,她提供了简单易行且实用的建议,帮助人们改善自己的生活。这是一本值得每个人‘悦读’的好书。”

索尼娅认为,幸福能成成一门科学,绝不仅仅是一种时尚,寻求幸福是一个严肃、正当、值得肯定的目标。索尼娅研究幸福学,一定程度上出于偶然。她在斯坦福大学社会学专业念博士时,导师的研究领域是全球文明冲突和谈判,与幸福完全无关。但在博士生入学第一天,索尼娅与人聊天,聊到“为什么有人快乐,有人不快乐”,由此开始了这项研究。那是1989年,在20多

晓风书屋西湖边“新新店”开唱民国腔

朱钰芳——回答:在电子书和网络的冲击下,经营确实比较困难,好在还有很多老顾客。”朱钰芳说的是实话。为了开书店,她和姜爱军奉献出了自己全部的青春和热情。姜爱军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书店难做。一是目前出的书太多太杂太滥,好书读者不知道,也卖不掉,而畅销书又受到电子平台的挤压,给出的价格三折四折,别人还以为书店是暴利行业。”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晓风书屋之所以能够活下来,就是因为特色加上服务。目前晓风书屋的多家分店都有自己的特色。如,河坊街的晓风书屋以杭州人文特色为主,河坊街是步行街,旅游的人多,书店就准备了一些座椅,让读者可以歇歇脚,并在书店显眼的位置摆放了一些介绍杭州历史和旅游方面的书籍。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一

楼大厅的晓风书屋有200平方米的营业面积,除去150平方米卖书,还有50平方米的阅读休闲区域,可以提供咖啡等饮品,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给予了他们房租全免的待遇,水电费也不用交;浙江美术馆的晓风书屋有200平方米,主要以人文艺术类为主,展览多的时候,书店的生意就好一些。新书店则主推“民国腔”,整个店面营造的氛围和感觉恍若回到过去的年代,除了书籍之外,售卖的一些“银蛋”之类的老摆件也引人驻足,为方便读者,书店门口设立了一个“邮筒”。

姜爱军说:“书店的连锁不能做成麦当劳和肯德基,要有自己的特色。”据杭州市文广新局统计,截至2011年6月,杭州共有图书报刊零售经营者3633家,个体和个体工商户1018家。但调查数据同时

也显示,不少杭州品牌民营书店已相继倒闭,剩者为数不多。这些能够生存下来的,日子也并不好过。据姜爱军介绍,2012年7月23日,杭州市发布《关于拨付2012年度民营书店专项扶持资金的通知》,这是国内首个民营书店扶持文件。即,每年设立专项扶持资金300万元,以资助、贴息、奖励等方式,扶持民营书店。这对于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民营书店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晓风书屋、纯真年代书吧和“翰香”“枫林晚”等16家民营书店的经营

者领到了这笔钱。”

2013年12月25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关于延续宣传文化增值税和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该通知第二条明确表明,2014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免征图书批发、零售环节增值税。此次免税政策再次让晓风书屋等实体书店嗅到了春的气息。

“是政府的资助让我们渡过了难关,让苦苦支撑的民营书店在最困难的时候能够看到光看到亮。”姜爱军说。